

新民时论

2007年8月,沪上著名画家、新水墨领军入陈家泠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展展,与艺术大师吴冠中有一场对谈。吴冠中提出:为了实现美的意境,在技法上可以不择手段。陈家泠深表同意说:“我也是这个观点。”吴冠中在别的场合也说过,“技法应该跟着感情走,新的感情用新的技法,技法不择手段。”

两位艺术家仅仅认为,为了实现美,技法可以不择手段。

但现实很骨感。为了实现美的艺术而不择手段,这件对艺术创新有利对他人对社会完全无害的事,反对的人不

少。而在艺术之外的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种种不择手段的短期趋利行为,却似乎成了一种潜规则,实行的人不少。

美国黑人宗教领袖马丁·路德·金有一句名言:“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

马丁·路德·金的观点,肯定是将艺术排除在外的,艺术技法只有创新与守旧、传承与叛逆、模仿与创造的概念,不涉及正义与邪恶。而在可以区分邪恶与正义的领域,马丁·路德·金认为不能不择手段。

邪恶的种子不可能长出一棵美好的树。美丽的种子才能长出一棵美丽的树。正当的种子才能发育出一棵正当的树。

像山东平度的农地征为商品住宅用地纠纷,承建商竟和村干部联手,雇人故意纵火,将守地农民活活烧死。如此邪恶的手段,是为了美好的目的?怎么说得通?

很多位于农村和小城镇的工厂,直接将工业废水排入江河湖海,严重污染了环境,甚至将死猪抛进江河湖泊污染饮用水。如此不正当的手段,怎么让人相信是为了美好的目的?顺便说一句,真怀念过去乡村山清水秀风

光秀美啊。去年全国城镇化会议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这就是用美好手段来实现美好目标。

食品安全成了老百姓的心事。去菜市场购物,要反复细看细察食品的商标、产地、生产日期,生怕一不小心上当受骗。去年春天,媒体报道混合羊肉卷中混入猪肉或狐狸、水貂、老鼠肉,弄虚作假到如此程度,想想都有点害怕。

幼儿园成“药儿园”。陝

西西安有幼儿园给小朋友喂“病毒灵”,吉林省吉林市及湖北省宜昌市也有幼儿园喂幼儿吃药,引起家长恐惧,引发国家卫计委关注,专门在全国各地幼儿园排查。

种种的邪恶手段,都指向一个目的——短期趋利。只要能当下赚到钱就好,哪怕以后洪水滔天。

马丁·路德·金关于手段与目的一致性的观点提示我们,要有边界思维。为了实现美好的目的,只能在正当的手段中选择,突破了正当性,就突破了边界。突破了边界,就偏离了美好的目的。南辕北辙,就会越走离目标越远,忘

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现在,“不忘初心”这个词在网上很走红,可见很多人已经意识到,邪恶手段只会让我们离美好目标越来越远。不择手段也许只能仅限于艺术领域中的技巧技法。就像陈家泠在水墨技法上的创新,从而达到空灵的境界,从此自创一派。就像周信芳倒嗓后,按自身嗓音条件来唱,反而创出了麒派。而在艺术以外的领域,是不能不择手段的,尤其不能用邪恶手段。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邪恶手段违反天意,而违反天意就是违反民意,最终不会有好结果。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就是这个意思。

虚妄的防微杜渐

任大刚



结舌者言

中国人持身立世,讲究“防微杜渐”,反复告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之类道理,也就是说,当有一种不良倾向或嗜好发生时,一定要把它遏制在萌芽状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韩非子有“解老”、“喻老”两篇专门学习《老子》一书的读书笔记。在“喻老”篇中,通过引证箕子“见微知著”的故事,全面深刻领会了《老子》“见小曰明”四个字的真谛。

话说箕子(殷纣王的叔父)见殷纣王使用象牙筷子,感到忧心忡忡。箕子认为,殷纣王目前使用的土陶餐具配上象牙筷子,那么他一定会易之以犀玉之杯(犀牛角镶着美玉制作的酒杯);既然使用了象牙筷子和犀玉之杯,就一定不会用这些精致餐具盛放粗糙难吃的食物,而要匹配牝牛、大象和豹胎之类美味;吃上牝牛、大象和豹胎,怎么会穿短粗布衣服,住在茅草屋里?那一定得穿厚重舒适的锦衣,住筑在高台上的高大房屋。

箕子越想越可怕。果然不过五年时间,殷纣王真的过上了酒池肉林的生活,设置了炮烙的酷刑。但旋即灭亡。值得一提的是,商朝灭亡后,箕子率5000商朝遗民出走朝鲜,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并受到周武王的册封,史称“箕子朝鲜”。

箕子为什么能够精确预见殷纣王的下场?其实这不是什么难事。

是个人都喜欢美食、美色,安逸享乐。即便脱离了这些“低级趣味”,哪怕是喜欢琴棋书画,谈玄论道,终归有些个人偏好或嗜好。但普通人的偏好或嗜好,弄到极致,总会遇到难以逾越的樊篱——经济能力,政治禁忌,道德约束,等等。

而对掌握无限权力的

人来说,理论上“普天之下”是他的,“率土之滨”也是他的,对普通人有效的政治与经济约束,于他而言并非不可逾越。他的所作所为,几乎完全依靠“自律”,而没有什么“他律”。当自己就是自己的尺度时,成圣还是成兽,全在其一念之间。

一些宗教教义宣称一切人均可成圣。但身处社会之网,在种种条件制约面前,成圣还是成兽,是要讲“资格”的,换言之,在通常情况下,没有敌国外患,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依据愿望,成就大奸大忠。而在儒家和法家眼里,殷纣王之类却随时具备这种“资格”。所不同者,儒家试图用“成圣”的各种好处诱使他成圣,用“独夫民贼”和孔子作《春秋》而“令乱臣贼子惧”来防止他成兽,韩非子则在默认其超限权力前提下,探讨做臣子的该怎么办才好。一言以蔽之,对权力进行道德规训和利益引诱的不少,试图予以政治和经济约束的几乎没有。因此,权力失控的悲剧史不绝书,一直到今天,仍然吞噬着个人和社会。

比如4月14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贪官“忏悔录”:救赎还是作秀》一文,将过去一年“打虎拍蝇”中,老虎苍蝇们的贪腐原因作了总结,其中第一条便是“腐由心生,败自细微起”,这不由得让人感慨,这种总结与箕子所见和韩非子所感何其相似。事实上,在过去所见的贪官忏悔录中,我们已经见识了太多一顿饭、一块表、一个包所开启的腐败大幕。

就如何防范权力失控,该文到底提到了“要在制度设计上让贪腐变得不容易”,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和教训,更多的人已经认识到,2000多年苦口婆心的道德说教和劝诫其实效用相当有限。但“制度设计”谈何容易,须知道德人心败坏的制度设计,结果恐怕也是一场梦魇。

牛肉粉里的大学精神

朱绩崧



北窗絮语

北大高材卖猪肉,清华毕业当保安,前两年都惊世骇俗过一把。所以,打过这预防针,再看北大法学院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张天一在首都寸土寸金之地合伙开出一家常德津市牛肉粉店,我并不觉意外。尽管如此,此事在微博上叫“@央视新闻”一转,还是成了热门话题。

评论里,喜见多数网友号召消灭职业歧视。我们从小就接受政治老师的灌输,“工作无贵贱优劣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这恰恰反映出社会大众对某类职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者,有根深蒂固的隐形歧视。我本科时,上汉语作文课,教员严厉批评了我的室友,因他写的作文题为《我要做一个卖菜的知识分子》。可见某些知识分子也不能免此偏见。

后来,央视《广而告之》天天一句“知识改变命运”,干脆又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改头换面,推了出来,鼓励有条件的都往高等教育的独木桥上挤。好景不长,1999年大学扩招。这场汹涌至今的大潮中,从学士到博士,含金量都迅速稀释。狰狞的妖怪终于浮出水面,它的名字叫“就业难”。时势如此,则奉公守法,自食其力,有何不妥?

我很欣赏张天一面对记者采访的那份坦荡:“在我看来,除了具体的条文,法律背后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和思维。用一种思维去做事情,就不那么限制行业了。”他没有忘记所学,积极在工作中践行:为了保证做出地道的牛肉粉,遍访家乡常德大小店铺,拜师学艺。抱此惟精惟一信念,以君子质素,亲近庖厨,北大师长即无自豪,亦当感欣慰。

一位媒体朋友评曰:“你别小看这家伙,他深谙自我炒作的路数呢!”炒作了,又怎样?卖西瓜还得吆喝一声。何况能成功炒作,引来关注,本身就需要营销学技能。这足以说明,张天一团队把牛肉粉真当回事了——我在上海下馆子,就常常哀叹,没几家店有日本动漫《中华小当家》里的那种执拗,那种对食客体验无微不至的细究。前几天去某所装修堂皇的饭馆吃,千叮万嘱托,腰花勤放辣,端上桌硬是一盆血红……

言归正传,大学生创业,将聪明才智作一天马行空的发挥,近年极为国家所鼓励。说来也巧,我教的大二班里,几个男生突然创业来,还要我转发他们的微信公号。他们做英语考试培训,宣传里有“师资实力雄厚”、“与新东方截然不同”等语,词气如乳虎之啸谷。下课聊聊,发现虽有外籍教师加盟,但他们对盈利模式的认知不清晰,对未来发展规划不成熟,甚至微信公号的设计也欠缺考虑;ID起得太长,屏幕上根本看不全企业尊姓大名。更让我隐忧的是,他们自身的英语能力是否牢靠。这可是核心竞争力啊。果然,开张以来,买卖没做成一笔,推广则全靠同学老师友情支持点赞,叫好不叫座。

承乏执教,我当然衷心祝福这几位学弟在创业过程中不断提高外语技能、管理水平,早日登上“中国合伙人”。相比不少同龄人打游戏、看韩剧的浑浑噩噩,他们有更高的追求。只是,既然打算躬身于以真金实银论成败的商场,久在庠序,经验无多者,必然要三思后行,打有把握之仗。这方面,张天一这碗充满大学精神的牛肉粉绝好地体现了“诸葛一生惟谨慎”的训诫,堪为同道取法也。

世界读书日:请远离功利化阅读

李泓冰



余烬录

世界读书日又要到了,4月23日。

始终有个偏见,但凡需要设个节日的,往往是要保护某些弱势的、易被忽略的、相对无力的人或事,节日一来,好歹对社会是个提醒:在无谓的忙碌中,不要忘了,生命中还有一些值得我们珍爱的。比如儿童节、妇女节之类。当然,这回是读书节。

不过,在中国,读书还用得着提醒吗?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读书简直成了举国皆狂的盛事哦,虽然,那似乎只是学龄儿童及青少年的专属。据世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不久前公布的一项权威评估结果,咱上海中学生在数学、阅读与科学等方面的能力均居全球首位。数学自然遥遥领先,阅读能力也不含糊,上海学生的知识技能水平比起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同龄人领先至少一年呢。

然而,有阅读能力不代表有阅读兴趣、阅读时间和阅读数量。

换一组数据再比对,咱们的领先地位荡然无存。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的研究,2011年我国公民人均阅读图书4.35本,上海领先于全国,人均8本。可是,韩国人读11本,法国人20本,以色列人更高达64本!

可疑的还在于,我们读的那四到八本书,真能让孩子沿人类进步的阶梯拾级而上?林黛玉对手不释卷的贾宝玉质疑:“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不是那些书,那又是什么书呢?”咱要是也细看一下,多半是教材教辅读物。

提前一年获得的阅读

能力,其实“来之不易”。大中城市久禁不绝的择校热,中西部准军事化的重点中学,赚得盆满钵满的各色补习班,孩子们更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把小身子骨读得越来越弱不禁风……

是不是有这么个逻辑?中国人的书是专给孩子们读的,专为应付考试升学读的。功利化阅读之弊,在于读得越多越苦,越痛恨阅读。一旦离开校园,阅读便彻底破功。成人以后,终于有可能摆脱功利阅读的他们,要么干脆远离书籍,要么青睐快餐读物。

我们真的愧对4月23日,这个全世界读书的节日。

那么,能否从非功利性渠道拯救我们的阅读呢?

今年世界读书日的主題,是“地球与我”,倒是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其主旨是:“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

这不就是孔夫子早就说过的,“有教无类”么。如果,绕开应试,从乡壤,从打工者,从老人,从我们自己,用公益性活动开启阅读之门,或者是一个捷径?对他们而言,给一点阳光,就会灿烂;给一点温暖,就会幸福。如果让书籍成为他们灿烂和幸福之源,阅读乐趣或会渐次从他们身上蔓延开去。

我们可以继续谴责应试教育的无孔不入,也可以谴责浮躁而急功近利的生活方式。每一个人都在指责,同时却都在心安理得:大环境如此,我们无能为力。

责任是每一个人的。喏,就是现在,拿起离你最近的一本书吧……